

文 學 叢 刊

盈 盈 集

陳 敬 容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集 盈 盈

容 敬 陳

# 目次

## 第一輯 哲人與貓

十日	三
夜客	四
車上	六
黃	八
靜夜	九
斷章	一一
哲人與貓	一二
窗	一六

春雨曲……………二〇

邊祭……………二二

帆……………二五

第二輯 橫過夜

夜歌……………二九

秋……………三〇

風夜……………三二

遊影……………三四

給杏子……………三六

安息……………三八

海……………四一

橫過夜……………四四

紫色的羽毛	四七
在霧中穿行	五〇
入寐	五二
珠	五五
河上	五七
贈	五九
同聲	六〇
晨星的夢	六二
國外	六四
創造	六六
在風砂夜	六八
薄暮	七〇

千睡後	七二
映照	七四
浮遊者	七六
沉思者	七八
倦讀	八〇
歸屬	八二
騎士之戀	八五
船，生命，孩子	八八
音色之外	九一
風暴	九三
流水圖	九五
展望	九七

莫扎特之祭……………九九

旗手和閃電……………一〇二

第三輯 向明天瞭望

飛鳥……………一〇七

遺留……………一一〇

燭火燃照之夜……………一一三

野火……………一一六

邊緣以外的邊緣……………一一九

自畫像……………一二三

不開花的樹枝……………一三二

漫遊……………一三五

追尋……………一三九

假如你走來	一四二
向明天瞭望	一四五
新鮮的焦渴	一四八
錘煉	一五一
友情和距離	一五三
流溢	一五六
律動	一五八
風暴之後	一六一
生命的雨滴	一六三
弦與箭	一六五
清晨漫步	一六八
船舶和我們	一七〇



仲夏夜之夢·····	一七二
決定的頃刻·····	一七六
暫別爲我祝福·····	一七九
雨季·····	一八二
小兒女的哀怨流去吧·····	一八四

第一輯

哲人與貓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



十月

紙窗外風竹切切：

『峨帽，峨帽，

古幽靈之穴……』

是誰在竹篾上

撫着橫笛，

吹山頭白雪如皓月？



## 夜 客

爐火沉滅在殘灰裏，

是誰的手指敲落冷夢？

小門上還剩有一聲剝啄。

聽錶聲的答，暫作火車吧，

我枕下有長長的旅程

長長的孤獨。

請進來，深夜的幽客，

你也許是一隻貓，一個甲蟲，  
每夜來叩我寂寞的門。

全沒有了：門上的剝啄，  
屋上的風。我愛這夢中的山水；  
誰呵，又在我夢裏輕敲……

一九三五冬，北平。

## 車 上

望不見路；三兩粒燈火，  
一片昏暗，一片風。

想一座密林，一個古山洞，  
枕着衰草長睡一千年。

紅色的牆，灰色的牆  
拉長，拉長——

樹影繪上些淡漠的記憶。

沒有燈火照出

迷失的足跡；

一片昏暗，一片風。

一九三五冬，北平，



## 黄

黄昏，黄沙，

塵灰裏掘起

發黃的記憶；

壁上的影子在嘆息。

幻想裏湧起

一片大海如鏡，

在透明的清波裏

諦聽自己寂寞的足音。

一九三六年春，北平。

靜  
夜

一枕記憶，

白的月色；

風無告地來去，

絲絲的，

草的嘆息。

孤星搖落了

絕望的凝睇；

陌生人敲叩着陌生的門

在長巷裏。

（聽我的門上

一聲沉寂）

一九三六秋，北平。

## 斷章

我愛長長的靜靜的日子，  
白晝的陽光，夜晚的燈；  
我愛單色紙筆，單色衣履，  
我愛單色的和寥落的生。

一九三七秋，成都。

## 哲人與貓

雨鎖住了黃昏的窗，  
讓白日靜靜凋殘吧；  
我的石室冷而寥寂，  
雨如細珠輕滾着屋瓦。

來呵，貓兒，溫靜的友伴，  
來伏在我胸前，讓我拍着你，  
聽我心的湖水還波動着嗎，  
和着雨，斜斜的秋夜雨。

可是我的燈呢，燈呢，

我要一盞青色的燈——

青色而明淨的，如夜中星點；

石室染上黃昏的顏色了，

不怕迷失嗎，貓兒，

瞧雨在窗上作了疏斜的帘幕。

來呵，這兒我找到你的雙瞳，

恰像兩粒青色燈焰，

青色而明淨的，如夜中星點，

射着我，以你溫柔的凝視；

我的眼是滿貯着疑慮吧  
因為雨，因為黃昏。

讓幻想帶着離奇的幽香

在屋角撲搖着羽翅——

搖出了夜：白的月

藍色的安息……

去呵，貓兒，同着我

和我的影子，去月色鋪下的

水晶舞場，在碧潤草原上，

林木靜靜舞蹈着，

時光在踏着無聲的拍子。

一九三七秋，成都。



窗

一  
你的窗

開向太陽，

開向四月的藍天，

爲何以重帘遮住，

讓春風溜過如烟？

我將怎樣尋找

那些寂寞的足跡，

在你靜靜的窗前；

我將怎樣尋找

我失落的嘆息？

讓靜夜星空

帶給你我的懷想吧，

也帶給你無憂的睡眠；

而我，如一個陌生客，

默默地，走過你窗前。

二

空寞鎖住你的窗，

鎖住我的陽光，

重帘遮斷了凝望；  
留下晚風如故人  
幽咽在屋上。

遠去了，你帶着  
照徹我陰影的  
你的明燈；  
我獨自迷失於  
無盡的黃昏。

我有不安的睡夢  
與嚴寒的隆冬。

而我的窗——

開向黑夜

開向無言的星空！

一九三九，四月，成都。

## 春雨曲

雨，灰色的雨，

在夜的織機上——

給我發熱的心

彈一曲昏眩交響樂，

學着你憂傷的步聲，

雨，在冷階上。

遠去了你，

遠去了陽光；  
雨，以無盡綫條，  
給我織無盡惆悵。

一九三九，四月，成都。

遙 祭

——獻給母親

你蒼白的唇邊

凝凍了一聲

鬱長的嘆息；

憂患同沉疴

抖着滯重的鐵鏈，

向遊風訴說

你的永眠。

墓草青了黃了？

遙遙地啁啾着——

我，一隻孤鳥！

我的祭燭

寂寞地顫動，

淚和着濛濛的霧

向遠山消溶。

蒼黃的月

揭起夜帷，

雲，像一個殉道者



曳着灰暗的長帔；

我看見你，呵，母親，

你自羣星間散下

深深的叮嚀——

風搖滅殘燭，

夜籟中

漾起一圈

絢綵的光暈！

一九三九春，成都。

## 帆

讓我的船帆

浮沉於你的海中——

金黃色的太陽

墜入暗藍的夢！

揚起吧，你，

遠方的風呵，

帶給我永恆的安眠，

或吹我去

佈滿火焰的岩邊！

你的海上許會有

驚險的風濤，

在冥暗的夜中

我將聽到蛟龍的啼聲，

水殿裏羣魔呼號；

你的海上也會有

明波如鏡，

映照著青空——

一行白鷺，

一道長虹！

一九三九六月，成都。

第二輯

橫過夜

(一九四〇——一九四五)



## 夜 歌

我的心在夜裏徘徊，

夜伴着我，

我伴着不可知的悲哀。

一張不可見的琴絃上

響着另一世界的

奇幻的喪樂……

誰在這時候幽幽哭泣？

## 秋

潛默地推移：

流水，飄風，

無言的，

色調的轉替。

誰在撫弄神祕的弓？

那戰慄的絃子

落下深山裏

伐木的丁冬。

我將在你的迷歌中  
靜靜地隱藏；  
給我的夜縷上  
淡淡的霜。

一九四〇，十月，蘭州。



風  
夜

你尋覓什麼

在屋上疾疾地走？

你失落了什麼，

向星羣呼吼？

靜靜吧，靜靜吧，

黑貓去了，

它眼中的火

在顫抖。

你失落了什麼，

在窗前疾疾地走；

你尋覓什麼，

向暗角招手？

來呵，我的朋友，

將黃葉覆上我的臉，我的手；

聽那呼喚……近了，那呼喚；

聽呵，聽呵，我要走！

一九四二春，蘭州。

## 逝 影

燭光搖曳的是哪一世紀的影子？

哪一世紀的風，陰冷地

飄盪着，嘆息着，

啊，輕輕地撫摸着

夜，和我的沉思？

醉吧，你去，你去，

撈起水中的月亮，你去，你去；

我呢，我要穿一串淚珠

拋向夜空，替代明滅的星顆。

我將在我的淚河中浮泛，

我將永遠唱歌；

因為歲月已經過去

（唉，親愛的，它已經過去！）

一九四二年五月，蘭州。

## 給杏子

我將伴着八月走向你，

我們靜靜地聽

九月的黃昏的雨。

菊花將開放，

菊花將萎去；

去，去時間的岸邊

築一道堤。

去我們的堤邊哭泣，

爲那青春，爲那愛情；

去，去那遙遠的海洋找尋……

你將拋棄呢，你將拾取？

在無影的風中，在無光的暗中，

菊花將開放，

菊花將萎去！

五月廿二日，一九四二，蘭州。

## 安 息

安息，安息，安息！

垂折的羽翼，

下落的船帆，

風，風呵，

和你的暴亂……

關上那些窗吧，那些窗，

別向黃昏瞭望；

收起那琴，那琴，

那，誰的歡欣，  
誰的惆悵？

我在夏夜聽木葉的足音，  
我看爐香飄入空溟；

沒有夢，

與夢的暗藍，

寂靜裏隕着星星。

我想着一些睡去的耳，

一些遺忘的眼睛；

永永地沉默——



永永地

安息於絕望的沙塵。

六月二日夜半。

## 海

我給你以我的凝望，

無言的大海，

我的凝望裏有盛夏。灼熱的驕陽

有時又冰冷，冰冷

像冬夜哭泣的月亮。

我的眼緘默地

啜飲你滿滿的綠意，

而我的雙足隨着帆影

徜徉在你遙遠的邊際。

有一天我將關上我的窗，

（我將收疊起夢的翅膀）

在黃昏裏靜靜躺臥，

聽你，聽你的波濤講述

一些雲霧中的遠方。

我這樣每天數着

手中閃銀的貝珠，

當我數完了最後一粒

爲我歌吧，海，

我的倦眼將沒入  
你的豐滿的深碧。

六月，一九四二，蘭州。

橫過夜

夜草戰慄，

夜風盪漾，

白的月光

在睡去的眼上。

什麼憶想

滯澀着你的呼息？

哪一種芳香

擾亂你夢的足跡？

倦飛的鳥啊，  
倦鳴的鳥啊，  
池水，倦於安臥的  
你的幽咽……

一些冰，一些冰，  
下落的陰暗的雲；  
但你有一個環嗎，  
一個環，滿綴着流星？

蒼白的手

蒼白的心——

月影橫過

睡去的眼睛，

橫過夜

與夜的寂靜。

六月十三日夜。

紫色的毛羽

在暗夜裏

靜靜地開

靜靜地落——

溫柔的，溫柔的絮語？

讓年華流去，

讓歡樂流去，

讓風帶着它的哀怨



向夜流去……

幽靜的，幽靜的愛侶！

螢火輝耀着

你們的凝睇，

螢火輝耀

如一條小溪。

爲什麼你們哭泣，

這樣無聲地哭泣？

什麼在你們肩上撲動着呵，

在林尖，在草野

紫色的，紫色的毛羽！

六月十三日夜。

## 在霧中穿行

我們在霧中穿行  
在霧的深林。

那呼喚，  
那井：

一些遠代的聲音  
遠遠地回應。

親愛的，薄暮已棲息在  
你迷失於霧的眼睛。

一九四三年一月，蘭州。

## 入 寐

語音碎裂，

語音散落；

雨，

像在月光裏落着。

沒有人走來……

我自己却走過了

無數的村落，城鎮，

向兩扇似曾相識的門扉

叩問——

我是在海上，

在陸上，

在海上？

一面大網

遙遙地展開，

故舊的和陌生的面影

向我走近……

一些鱗片

眩目地白：

白，

橙黃，

灰暈——

秋，一九四三，蘭州。

## 珠

長長的幃幔波動

如一道長長的河，

流過了

一些歡歌，一些哀歌。

誰立在水波的中央，

呼吸着綠葉，

舒吐陽光

和火？



烏鴉，烏鴉，

棲止在生命的樹。

於是你有了黑夜，

於是你向遼闊的水

投擲一顆晶瑩的珠。

一九四三冬，臨夏

# 河上

——憶樂山五通橋舊遊

雲的渴意

風的倦意

積花的香

像是沉重的夢囈。

虹投影在水中，

橋高懸天際，

我駛向黃昏，

日和夜

在我的船舷交替。

一九四三冬，臨夏

贈

斜雨在白楊巷中

白楊的歌音在窗上

我贈你一面戰慄的

網：透過它

你將望見

你的月亮……

一九四三冬，臨夏

## 回聲

回聲搜掃着黃葉，

黃昏逡巡在曠邊；

你的窗可在戰慄，

你的燈火可曾滅熄？

滿生綠苔的小徑，

凝凍的，我的足音；

遠去的春和春的琴韻，

藍空透明如藍色的冰。

誰在微笑呵誰在幽咽——

誰，高高地投擲

一串滴血的

心的碎裂……

一九四三冬，臨夏

## 晨星的夢

鯉魚的腹上有一塊

小小的欲曙的天……

我投入晨星的夢裏。

從楓林到楓林

我啜飲你的

般紅的淚。

在我的心的沙灘上，

蚯蚓以線形吹奏  
祈求着密密的雨。

一九四三冬，陸夏



## 園外

誰能劃一個渾圓的圈  
將生命的流泉圈定，  
驅哀樂如順風的船，  
看露珠在荷葉上航行？

侵晨的唱鷄，靜夜的吠犬，  
和一些隨季候遷徙的鳴鴻，飛燕，  
你們多麼無怨而有恆，  
欣欣地迎接陽光和月明。

哦，你，潔白如雪，你，堅貞如冰，

淡淡的清茗，融融的爐溫，

從一絲絲的靜裏

去聽深山中萬松的濤聲。

一九四三冬，臨夏

## 創造

有些微弱的低音騷擾在遼遠的天空，  
有些影象隔着日和夜翩翩舞蹈；  
近了，這是那步聲登登，在我心際，  
一些雲，一些樹，一些橋拱……

伴和着我生命的浪潮

你們流來，你們流來！

帶同着憂愁和歡欣，

愛與憎，福樂與苦刑……

我在你們的哀樂中浸漬而抽芽，  
而開出一樹繁茂的花；  
我的紙上有一片五月的年青的太陽，  
當暗夜懸滿憂鬱的黑紗。

一九四三冬，隨夏

在風砂夜

在風砂夜

懷想你的濕潤的歌音，

雨意在我心頭

作成一個淅瀝的秋。

多少河流

我曾涉渡，

多少道小橋

連着寂寞的路。

一些燈火

燭照夢的窗；

我的迷歌

凝成獨夜的霜。

一九四三冬，臨夏。

薄暮

海波冲激着雲際的橋，  
鯨魚含起一樹樹珊瑚  
向霧的深谷潛逃。

落日凝成一方黃色的紗  
覆蓋着寂寞的花；  
一聲聲簫鼓的喧嘩。

我是地心的火

伸向地面

化作潺潺的河。

一九四三冬，隨夏。



午  
睡  
後

午睡後

天空低垂，

淡薄的光散下微寒，

記憶展開着

一汪白水。

我是成長於淡泊中的

一行荇藻，

動如忽忽的雲，

靜如艾艾的草。

永不要敲響那些

寂寞的鐘——

黑貓，黑貓，

你的暗夜中的眼瞳

和風！

一九四三冬，臨夏。

## 映照

我從滿天繁星裏

摘下最遠的一顆，

再向一片動盪的水

去照我思想的影子。

陳年的歡樂，陳年的憂患，

相攜漫步於多霧的河灘。

晚秋的林中秋果垂垂，

又越過寒冬，向春召喚。

我是歌唱的鳥，或沉默的魚；  
光和暗都給我彫鏤花紋；  
有時，又是一抹無心的流泉  
映照著多幻的雲天。

春初，一九四四，蘭州。

## 浮遊者

在陰雨天嘆息的，  
在午夜裏發熱的，

你不安的指尖

輕輕觸着又滑過

時序的邊緣。

落日的餘照，孤燈的淒光，

微雨，或樹葉的咝咝……

也像是烈火，

也像是澎湃的潮浪；

搖撼并伸縮

一些遼遠的幻夢，

使生命如一條不經意的虹帶，

倦倦地浮遊

在倦倦的夏日的雲中。

初夏，一九四四，蘭州。

## 沉思者

將平靜的水面  
不斷地激起波紋，  
你，時間河流中的  
勇敢的划手。

你尋覓着哪一隻白鳥——  
哪一隻，當它們飛翔而過？  
又好像你在辨識自己的影子  
從那多態的水中。

遙遠的青山，碧樹，  
古老的，飄飄的風雨……

空氣因你的沉默

而蔚藍；

你是迅疾的星雲環，

掠過自己思想的雲霧。

初夏，一九四四，蘭州。



## 倦 讀

眩暈於文字的纏戲，

你，智慧之泉的汲井者，

疲憊如一隻結網的蜘蛛。

你掬飲自己的焦渴，

你在沒有光的處所

任陰影撫弄。

當清風以無限歡愉

拂拭你辛勤的汗珠，

小鳥的歌聲從碧綠的樹蔭

將休息和清涼向你傾注；

這是那陽光與海水的閃映

令你渴望無際的藍空，

你將在沙灘徐步或靜靜躺下，

或跳躍着，迎向一羣裸戲的兒童。

一九四四仲夏，蘭州。

## 歸 屬

帶着神聖的喜悅

永遠向那塊墓地行進，

溫柔地，甜蜜地感傷，

你們將自己委棄給愛

或幸福的別一些美名。

苦難是驕矜者的王國，

那裏日夜枯萎着生命的花朵，

當月色淒冷或燈火青蒼，

曾經燃燒的夢魂

僵化於絕望的土壤。

不息的流泉呵，可憐的心，

你尋覓着什麼樣的依歸？

海，洶湧的大海，

我聽到你召喚的濤聲——

一切江河，一切溪流，

莫不向着你奔騰；

但它們仍將是水，

是水！它們屬於

你，也屬於自身。

六，一，一九四四，蘭州。

## 騎士之戀

「你用什麼利箭

射落了那高飛的鳥——

說呵，我的騎士？」

「用我的鮮紅的心，

塗上一些更紅的謊語。」

「啊，我的騎士，

你又用什麼良藥

重振那帶血的羽毛？」

「用了一些適當的譴責，  
和及時的暴戾。」

「她可還能快樂地高飛，  
我的騎士？她可依舊  
在四月的陽光下歌唱？」

「不呵，她再不高飛也不能歌唱，  
只在我的園中默默地低翔。」

「那麼，請你回到你的園中，  
讓我在這兒獨自眺望，  
看白雲自在的飄航……」

於蘭州，六，一，一九四四。



船，生命，孩子

在不可知的旅程中

向沉沉的海洋

拋擲下金色的希望——

你認識生命的祕密麼

和那小白船的飄航？

沒有星月，也沒有燈光，

只是黑色的海岸

向黑夜延長：

你知道生命的秘密麼

和那小白船的哭泣與歌唱？

我願是你素足上

一粒不經意的塵砂，

我願是你微笑時

眼中的淚光；

啊，親愛的孩子，我更願

是一隻青色小鳥

永遠投入又纏着  
你的夢飛翔。

六，一一，一九四四，蘭州。

## 音色之外

讓你的歌聲化作滿天花雨

去覆蓋大地的塵埃，

也讓它化作一道彩虹

去繫繫昇華了的悲哀。

於漫漫長夜的淒涼夢寐，

你何所失落，你何所獲取？

一無所苦，而長空的一角

掛着一顆瑩然的淚。

你在那巨流的那一片水上

盪着孤獨的小舟？

緘默地，以水晶樣的心

獨注此悠悠的宇宙。

秋初，一九四四，蘭州。

## 風暴

風暴正在捲來

正在捲來，

當月光下誰叩着船舷

說九月的海水太平靜了。

夢中也有一片茫茫的水和天；

在遙遠的水天的一綫

永繫着那對於無數

陌生事物的焦渴的懷念。

啊，潔白的海鳥，從不

倦於雲彩和波濤——

讓生命，那獨自

在暗角飲泣的生命

也附上你們任一輕快的羽毛，

去多多地承受陽光，

更以至大的感激

迎接一切美麗的風暴！

一九四五年一月，平涼旅次。

## 流水圖

我在空白的壁上

掛起一幅流水圖：

誰的白衣

在夜草上飄拂

又隱沒於林蔭的路？

半殘的燭火

照着半開的書。



鍵盤上卧着失血的音符！

那是一句未啟的語言

凝着深深的霧。

風輕輕地離去，

離去憂鬱的樹。

一月改舊作於平涼

## 展 望

好些人已經生過，死過，

當宇宙還不曾孕育我；

那時候也有藍天，白雲，

陽光，鳥語，風和水的低吟。

如今我在寂靜中躺臥，

望着照耀了千萬年的星顆，

想寄夢於流水，讓它澄清，

滲入千萬年後新類類的歌音。

搖曳的小樹，顫動的風燈，  
和你，夜呵，以及所有  
靜默心靈的神祕與甜溫——

每一粒細塵都向空探首，

以領受你，自然母親，偉大的情人，

你的永恆的愛之偎摟！

一，一二徑長於平涼。

## 莫扎特之祭

從一切琴絃，一切鍵盤上

擦撥出火焰的舞踊；

掠過生命的暗夜，只有光；

你將華羽展蔽陰暗的天穹。

春之播種者，你來自何方？

老人在你的歌聲裏稚氣地笑，

婦女和小孩狂飲你歡樂的瓊漿；

盲者因你的音樂忘記黑暗，  
幸福的，痛苦的，都被你呼喚。

春之播種者，你來自何方？

沒有什麼你會失落，

一切都在音樂裏向你歸來；

沒有，親愛的聖者，你沒有憂傷，

憂傷已化作一串串音符

消失在歡樂的海洋。

春之播種者，你來自何方？

當負義的人羣將你背棄，

貧困侵吞你短暫的青春，

你譜給自己也譜給世界

一章最後的安魂樂，寂寞地

去了！寂寞地，永不再來。

春之播種者，你去向何方？

留給我們海一樣的悲苦，

海一樣的欽仰！

## 旗手和閃電

何處是你航程的終點？

你從何處起旋？

只是一片茫茫的夜色，

一片茫茫的水！

你將如何把握

生命底不絕的搖落？

當午夜夢回，你的眼睛

在回憶與希望間彳亍。

有的已經熄滅，

有的呢，還沒點燃；

來，守護着這一星燈火，

從風，從雨，從無邊的陰暗！

揮動那大旗呵，

勇敢的旗手！

你看，水邊，山涯，

人們都在走——

因為春剛剛到來，



而冬還沒有去遠；

他們焦急地在等待

那春天第一道閃電！

三，七，夜半，邠州

第三輯

向明天瞭望

(一九四五)



## 飛鳥

負馱着太陽，

負馱着雲彩

負馱着風……

你們的翅膀

因此而更輕盈；

當你們輕盈地翔舞，

大地也記不起它的重負。

你們帶來心靈的春天，  
在我寂寥的窗上  
橫一幅初霽的藍天。

我從疲乏的肩上

卸下艱難的負荷：

屈辱，苦役，

和幾個囚獄的寒冬……

將這一切完全覆蓋吧，

用你們快樂的鳴唱——

隨着你們的歌聲

攀上你們輕盈的翅膀，

我的生命也彷彿化成雲彩，

在高空裏無憂地飛翔。

四月二十六晨重慶綏溪

## 遺 留

流水以它獨有的音樂

沉醉着我的雙足；

在水中的白石上行走，

我想起夏娃，

想起她初嚐禁果，

那奇異的，新鮮的歡騰。

一些陰晦的夜晚，

陰晦的白晝同黃昏，

從我茫茫如海的記憶裏  
急急地往回踱走——

我豈僅埋葬了昨日？

就是今天，就是

剛剛溜過的這一瞬間，

我也將它往後拋擲了；

我還要拋掉

所有將成爲過去的

極短暫的頃刻。

於是我立在



一隻疾駛的船頭

順流而去——

看着每一個舊的我，

每一個屬於「過往」的我

緘默地被遺留給

一些終古屹立的岩石。

四月六日長樂溪。

## 燭火燃照之夜

從紗帘內燃照的燭火

像是些遙遠的語言，

輝耀我心靈的幽室，

給它開一個溫暖的窗子。

從那兒姍姍地走來，

一個昏眩於希望的月亮，

從那兒跳躍着走來

一些和明天賭氣的星星。

而我是一條不安靜的河流，  
帶着惆悵，帶着歡欣，  
將一切光輝鋪滿我的水面，  
又在我自己的琴絃上  
彈奏熱病和夢囈的曲子。

我學着杜鵑的鳴聲

向春呼喚：哦，雨，

雨呵，洒給我你那些

晶圓的晶圓的水珠！

它們隱含着無數個

幼小的青色的春天，

將會給我的肅穆的心

植上些溫暖的青色火燄。

四，二七，晨

## 野火

在絕靜的深山裏  
燃起一把野火，  
將煙霧也照得緋紅，  
向微波的夜的江面  
投下擴大的  
動盪的紅暈。

你說你

只是蘆葦叢中

一顆閃亮的流螢麼？

我要採擷所有

春天的香氣，

我要捕捉所有

飛過的流過的亮光；

給我一隻長長的竹管吧，

我要從宇宙的湖沼

汲取一個

最中心的波浪。

將這些寶藏去裝飾

一座永遠綠色的園子，

在那兒一切聲音同顏色

交織成肅穆和明豔。

我是一個圓熟的果子

剛剛墜自緘默的枝頭，

而那園林將更爲茂密——

新生的人類呵，

我熱烈地祝福你

有更美麗的生長和變……

邊緣外的邊緣

我是引滿了風的

一片白帆，

我是蓄滿着渴意的

一道河溪；

我是一支白色的燭燭

安靜地燃燒，

燃燒而且照亮着

夜的長堤。



哪一個港岸

我將去投宿？

什麼花將飄落在

我的溫暖的水波？

風啊，雨啊，假若

你們向我發怒，

從你們發怒的琴絃上

也只能彈奏出

我燃燒的頌歌。

我的痛苦和

我的歡欣嗎，

它們都是最犀利的  
刀斧和鑿子，  
可以穿透所有  
堅硬的頑固的岩石。

在黑夜的堤外

我有一片年青的草原，

在那兒露珠帶着

新鮮的戰慄；

它鋪展着有如

一個綠色的希望，

溫柔地延伸

向邊緣外的邊緣。

四，二十八晨。

## 自畫像

一

在密密的黑髮的森林，

你的眼睛如像

兩顆寂靜的夜星；

在寂靜中灼燃，

你是一支溫婉的燭火

照徹五月的心。

在你的臉上那一湖

蓄滿渴意的水中，

你的嘴唇微微波動

如像一個沐浴的太陽。

有一些風在你的

髮間和衣角上鳴奏，

帶着歲月的塵灰

撲動你希望的翅膀！

二

在黃昏的江邊

遙望隔岸的燈火點點，

你想像一些燃燒的眼睛，  
它們的歡樂有緋紅的顏色，  
它們的嘆息也發亮  
像那些銀色的夜星。

透過一片苔蘚，你張望  
碧藍的海，碧藍的天，  
驚訝於陽光的七色流彩，  
和翩翩的蚊蝶，嚙嚙的蜜蜂，  
你在葉脈的森林中漫遊  
作了一隻小小的青蟲。

你又敲着一塊小石，問它：

「說吧，蟲國裏的高山，

一匹螞蟻想爬過你的背脊

得要多少年月？

得淌下多少熱汗，

得耗去多少喘息？」

於是你撥動戰慄的琴絃，

溫柔地彈起

一曲「生命的高歌，」

宇宙的血流在你的脈管裏，

你的血流向宇宙

化爲一朵跳躍的燄火。

三

在溫婉的四月夜

唱起一隻溫婉的戀歌；

當花影凌亂，帘幕低垂，

你徘徊又徘徊，

望着靜靜的星河。

憂思穿刺你如一些針鋒，

而你是最堅忍的織物；

貧困也像蛇一樣將你咬噬，

但你是富足的主人



在燦爛的想像的王國。

你向光向愛投擲

如一隻勇敢的飛蛾

『太熱了會燒傷自己，』有人說；

但你是鋼鐵，也需要歡樂或痛苦

來鍛煉——你需要火。

帶着感謝的嘆息

你有時撫摸自己的創傷；

你從不絕望，也不悲哀，

『我愛生命，』你說，

「連痛苦也愛。」

四

讓逸樂流來，

讓痛苦流來，

紅色的歡笑，灰色的眼淚，

都變成一些雪白的音符：

讓它們流來，

向你流來。

攀上重重音韻的水波，

你採擷所有春天的香氣，

長夏的流火，清秋的凝露，

和沉默的寒冬之冰雪……

一切生命的潮浪在奔流，

伴和着你自已生命的潮浪，

一些顏色，一些聲音

交織成綺麗的虹彩，

向着你輝耀，向着你飛揚。

在一間靜靜的斗室

你將素紙展開，

當日影顫動，當風雨沉吟，

或是當燭火搖曳；

你計數着宇宙的脈膊，

急急地寫下

一些靈魂與靈魂的

秘密的語言。

五，九晨寫完於樂湖。

## 不開花的樹枝

像是在落葉的深秋

偶然記起春日裏

陽光的明媚，

雨的溫柔。

故人書信帶來惆悵的懷舊；

黑夜裏望燈火，望星，

彷彿自己是一絲遊風

總在疾走，很少停留。

如今停留在記憶的琴鍵上  
也彈不起輓歌；

我有的只是一片迷茫

滲和着悼念滲和着希望。

不開花的樹枝

有比花更美的戰慄；

秋天呵，我獨愛你

蕭蕭風中的紅葉。

假若熱情化灰，

你說，我將怎麼樣？

想想吧，我便是那火——

還得多少次燃燒，歸向死亡？

五，十晨風雨中。

漫遊

有人從沙漠來，

說起大漠風捲沙成柱

在半空裏旋舞；

說起搖曳的棕櫚

清香的水草，

和黃昏裏玲瓏的駱駝。

有人從海上來

給我講白浪的嬉遊，



白鳥的翻飛；

講陽光下軟軟的沙灘

和一些玲瓏的小石

晶圓的珠貝。

也有從南北極來的

用一些寒冷的語句

描述着寒冷的冰雪；

也有的從赤道來，

帶着灼熱的喘息

講起太陽和火燄。

而我早已在想像裏

將這些地方一遍遍地漫遊，

在遠來客滔滔的講述中

我落入默默的懷舊——

從新撩起對沙漠的懷念，

對海的焦渴，

和對子赤日的溫柔。

我又一次在想像的路上

作了奔忙的旅行人；

負馱着鄉愁負馱着願望，

我的足跡迅速地

在海天之外覓得了

一塊比火更熱的地方。

五，一〇，晨。

## 追 尋

流雲的情意，  
流水的歌音，  
和你，流星一樣  
劃過夜空的  
閃亮的生命。

誰跌仆了，

誰停留了——

誰，走過了？

而你是飛掠而過的，  
你的腳踝上  
不帶着一點泥濘。

綿互的山脈，  
無際的海洋；  
一個邊緣緊接着  
另一個邊緣，  
星球外的星球，  
天外的天……

永遠地飛行，

永遠地追尋，  
你的翅膀日益輕盈；  
而你的希望  
一天比一天更新。

五，十一晨。

假如你走來

假如你走來，

在一個微溫的夜晚

輕輕地走來，

叩我寂寥的門窗；

假如你走來，

不說一句話，

將你戰慄的肩膀，

倚靠着白色的牆。

我將從沉思的坐椅中

靜靜地立起，

在書頁裏尋出來

一朵萎去的花

插在你的衣襟上。

我也將給你一個緘默，

一個最深的凝望；

而當你又蹣跚地走去，

我將哭泣——

是因爲幸福，



不是悲傷。

五，十二晨散步時。

## 向明天瞭望

以最大的熱力燃燒着，

人家說我很快就會死去；

但死亡能夠帶走什麼，

當我甚至在墳墓裏

也要用沉默繼續我的歌唱？

是呵，朋友，沉默，是呵；

我有過沉默，我有過，

比死亡更可怕得多；

因為那些時候我是  
被淹沒在憂患的長河。

我通過了憂患

又將憂患撫摸；

我通過風雨，通過冰雪……

而在每一舉步之前

我已先通過了火。

誰又在那兒慨嘆說

「生命如沙漠——」

但是你聽，這兒不是流泉淙淙，

水草的清香微微飄盪？

我漫步在清秋田野，

我才子在寒冬的爐旁；

在不斷的燃燒中

我用眼睛，用我的心

向每一個明天瞭望。

五，五三夜。

## 新鮮的焦渴

我懷念你們，一些  
永不復來的時光；

因為在回憶中

秋雨也溫暖，

烏雲的顏色也很淡。

但是我更懷念

不可知的未來的日子；

在希望中黃昏永遠像黎明，

有太陽，有飛鳥，  
有輕風拂樹的微顫。

我掬飲過很多種泉水，  
很多，很多，但它們

沒有將我的焦渴沖淡；

從江河到江河，

從海洋到海洋……

我不知道哪一天

才能找到生命的豐滿。

我焦渴着。通過了

多少歡樂，多少憂患，

我的靈魂不安地熾燃；

我厭倦今日，

厭倦剛剛逝去的瞬間——

甚至連我的焦渴我也要厭倦，

假若它已經不夠新鮮。

五，十三日。

## 鑄 煉

將最初的嘆息

最後的悲傷

一齊投入生命的熔爐

鑄煉成金色的希望。

給黑夜開一個窗子，

讓那兒流進來星輝，月光；

在絕靜的深山，一片風

就能激起松濤的巨響。



不眠的夜，夢幻和燭火

一同搖落，一同

向夜角繚繞又低翔；

當一聲鐘敲落永夜，

哭泣吧，親愛的心呵，

窗上已顫動着銀白的曙光。

五，十三夜客重慶。

## 友情和距離

書信是一些

遙遠的，複雜的

語音——

有的親切溫暖，

如春天的雨滴，

帶着愉快的惆悵；

有的在長久的失散後

互訴着懷想，  
互訴着感傷；

有的只是疑問和責難，

像一些遊魂，遠遠地

從霧網中發出

難以聽清的悲歎……

在多樣的友情的草原上

我也有太陽也有星光；

我快樂地從可見的

時空的距離，

去探尋那唯一的

通向『美』的方向。

五，十五號漢。

## 流 溢

當生命的湖沼如此滿注

時時要向外流溢，

我戴着草帽獨坐橋頭

看陽光下水草的輕盈舞姿，

或是赤裸着雙足

涉行於月下的河溪。

一些遠去的面影，

一些遠去的語音——

藍空凝注我有如深情的心，  
思憶，惆悵，感傷……  
全行過了，最後是沉默  
帶給我迫切的創造的熱情。

五，十五晨。

## 律 動

水波的起伏，

雨聲的斷續，

遠鐘的幽揚……

和灼熱而溫柔的

你底心的跳盪——

誰的意旨，誰的手呵

將律動安排在

每一個動作，  
每一聲音響？

宇宙呼吸着，  
你呼吸着；

一株草，一隻螞蟻  
也呼吸着。

停勻的呼吸，  
停勻的幽咽，  
停勻的歌唱——



誰的意旨，誰的手呵

將律動付與了

每一個「動」的意象？

宇宙永在着，

生命永在着，

律動，永在着；

而我心靈的窗上

每夜顫動着

你，我的永恆的星光！

五，十六晨。

## 風暴之後

流去的烈日，  
沙去的浪潮，  
樹枝顫抖着，怯怯於  
既息的風暴。

俯臨着岩谷

看飛瀑在脚下傾瀉，  
生命也變成萬千個白浪，  
奔騰，翻湧，呼號……

呼號着靜息，  
靜息如夜的海面，  
在那兒靈魂舒展  
作一個小小的酣眠。

然後它將醒來，  
迎着朝日，領受  
樹葉和小草的清鮮；  
禽鳥將有新奇的歌唱，  
而露珠將如蜜汁，  
給與愛，和生之溫甜。

## 生命的雨滴

啊，生命，我掬飲  
你的痛苦和淒傷。

我掬飲歡樂，

且將它洒在

我的沉思的湖上；

我也掬飲愛，

或幸福的別一些芬芳……

我還要掬飲

你的最後的雨滴——

我要含着笑掬飲死亡。

五，十六晨。

## 弦與箭

在戰慄的弦上，

那閃光的箭緊張着

等待着，手呵

你的輕輕一撥。

行路人來了又去了，

燈光亮了又滅了；

只一片風還依戀地

徬徨在歡樂的樹梢。

讓水擁抱你，

讓水親吻你吧，

長年浮泛於生命之激流的

可愛的年青姑娘；

帶着眼睛的倦意

雙足的倦意，

流浪人的歌聲

飄落在黃昏的窗上。

摘下所有的陽光，月光，星光，

燈燭與螢蟲的微光，

和聖潔的眼中那無際的澄光，

向廣漠的草原

燃起一把野火，

照亮夜

也照亮希望。

從戰慄的銀弦上

閃光的金箭掠去了——

急劇地送來

一個最清脆的音響。

六，十一，客重慶。



## 清晨漫步

漫步於清晨的草地，  
露珠着吻赤裸的雙足，  
樹林像是一個深深的祝禱。  
各種鳥語穿梭在  
大自然和我之間  
穿透了一幅  
不可見的帷幕。

清涼的微風，顫抖的樹葉，

藍空在集縫裏碎成片片，  
像是一些藍色玻璃，  
我們可以重加穿綴，  
帶回去張掛在屋角。

長夜已在何時睡去？

白日已在何時醒來？

年青的太陽從羣山背後

潑洒出白色，紅色同金色，

大地輕輕舒開

閃光的胸懷。

## 船舶和我們

在熱鬧的港口

船舶和船舶

載着不同的人羣

不同的希望

各自航去

人們在大街上漠然行過，

漠然地揚起塵灰，

讓語音匯成一片喧嚷，

人們來來去去，各人  
緊抱着自己的命運。

但在風浪翻湧的海面，  
船舶和船舶親切地招手，  
當它們偶然相遇；

而在荒涼的深山或孤島上，  
人們的耳朵又焦急地  
等待着一些陌生的話語。

## 仲夏夜之夢

那個有潔癖的少女懊惱着，

因為一個年長的女人

告訴了她一些

想起來就要臉紅的故事；

她望着清潔的流水說：

但願我能從耳朵裏

永遠洗去那討厭的聲音！

沒有誰在原野上，

月光照着小橋像霜。

假若我唱歌

山谷該會送來

悠長悠長的回聲吧？

但是夜深了，睡眠

已落在遠近的人家。

望着隔岸燈火

你的眼睛又做夢哪，

夢見你那遙遠的愛人

站在雲端裏向你微笑

（今晚該不會再下雨了。）

我的靜如坟墓的茅屋，  
親切地迎納我，  
因為我是從末日審判裏  
第一個歸來的旅客。

風呻吟而過，  
貓啼喚而過，  
月光穿過亮瓦  
貼在牆頭上，  
又像是另一世界裏的  
會發光的影子。

我抖不掉睡夢裏

這些塞上的冰雪——

我看見在寒風呼嘯的荒街上，

我的女孩小靈娜

裹着舊毛絨大衣，

讓皮靴在脚下拍拍作響，

望着古老的百貨店前

那寂寞的玻璃窗，

扮一個玩皮的臉子。

六，廿二，晨。



## 決定的頃刻

假若星球失去了軌道

再不能照常運行，

假若一個永恆的長夜之後

再不復有黎明……

看呵，那個賽跑者

差一點就到達決勝線了，

看呵，那兩列火車，

差一點就互相軋碰了……

只差一點兒，我的朋友，

你就許至今尚未誕生

只差一點兒，我自己

許已在熱病中死去。

就是那一點兒呵

那決定的頃刻：

抓住它，抓住它，

你這個偶然的過客！

那麼幸福或者苦難

一切將屬於你，  
你將自由地創造  
一個嶄新的世紀。

六，廿九，黎明之前。

## 請別為我祝福

葡萄在你的門前熟了，  
孩子們偷偷地摘着吃，  
你說你也嚐了一顆，怪甜，  
年青的病者呵你也有春天。  
紫荊花紅了，夏天也快完了，  
你又將在多少個黃昏裏  
去感謝生命的無限。

我的足跡像雲一樣

經過了一些山水一些城鄉，  
在春和夏的邊緣上  
作過短暫的停留，  
用我自己的歌聲和眼淚  
灌溉過生命的泥土。

如今我飄泛在生活的長河，  
搖一隻小船，在細雨濛濛裏  
我依舊高歌，  
我依舊有最高音  
在黑夜的陰影中顫抖。

莫扎特的琴音呵

你流來吧。在孤寂裏

我也望見太陽

也聞到花香；

我從不尋求幸福。

朋友，請別爲我祝福。

八，六，江北香國寺。

## 雨 季

遠遠的樓窗亮了，  
無星的夜裏嫋出簫聲，  
流浪人呵你的回憶  
和你的希望一齊  
跌入一個蒼茫的海裏。

雨季。

凝凍的啞默的  
手，悄悄地

從每一個屋頂上

將春天抹去。

圓圓的水珠

溜滾在圓圓的荷葉上；

大地呵

我將生命之歡欣

付與你堅實的沉默。

八，六，長。



## 小兒女的哀怨流去吧

小兒女的哀怨流去吧，流去吧，

世界一天天在變，

我們一天天在長大，

有什麼值得惋惜，

有什麼值得傷悼——

燦爛的夢嗎

還是美好的年華？

夢呢我有過很多，

但沒有一個不是

像那鏡子裏的花；

年華麼？我曾經放過它

像放過一匹四蹄如飛的馬。

不要爲我，也不要爲你自己嘆息，

該被忘記的終歸要被忘記，

面對着廣大的世界，

複雜的生活，

我們怎麼還能夠

時時只記着自己，

只關心自己？

小兒女的哀怨流去吧，流去吧，  
我已經成長，我已經長大。

那些時候我長久地

被人當作孩子

被人當作孩子而且漠視

漠視我的情感，我的思想，

也漠視我的詩——

而你說：「他們不相信

你自己寫詩」。

那些時候我長久地

將自己關閉在

暗淡的心的囚牢裏，

我不習慣坦白地談話，

不習慣自由地行走，

就是哭泣，也不願

讓人知道爲什麼原因。

我曾經把自己比作

一盆可憐的炭火，說：

『讓它笑吧，現在讓它笑吧，

因爲不一會

它就將燒盡它自己了。』

突破了一個噩夢

又墜入另一個；

走出了這些夢境

我像在清晨醒來，

驚異地看到明亮的陽光，

在陽光下拍一拍

我滿載風霜的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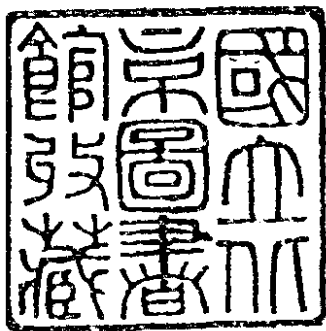
小兒女的哀怨流去吧，流去吧。

時間是殘酷的，

道路是艱苦的；

拋掉一些，重創別一些——  
在許多年後，假若  
又一次久別重逢，  
我將可以告訴你  
比較動人和快樂的故事。

一〇，廿三夜，重慶。



有版權

定價金圓八角五分

# 盈 盈 集

陳敬容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 金 主 編 文 學 叢 刊 第 十 六 冊 共 十 六 冊

山野	艾蕪	切夢刀	李健吾
苦旱	林蒲	生之勝利	方敬
馬和放馬的人	李白鳳	碑下隨筆	繆崇羣
邂逅集	汪會祺	聲音	一文
遠近	阿湛	短篇	巴金
生存	靳以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姚易非
秋葉集	海岑	詩集	鄭敏
金色的翅膀	單復	盈盈集	陳敬容
			詩歌
			戲劇
			書信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82

752943



生化文

7533